

谷雨节气已过,立夏将至。这个时候,人们忽然发现,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或是人行道旁,或是高楼背后,总有着三三两两的高大乔木,绽放了满树的紫色繁花。从树下走过,你会闻到浓郁的香气。那一刻,你会忘却车水马龙、行色匆匆,获得一种内心的宁静。而在平时,这些树干黢黑、绿叶浓荫的大树,并不太引起我们的注意。

它们,是泡桐。
在我的眼里,从暮春到初夏的时节,是属于紫色的。紫荆、紫藤、楝花、豌豆花、蚕豆花,无不是“红得发紫”。不过,这些植物多是草本或者灌木,独有泡桐是乔木,这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在中国语言文字里,“桐”可以指很多植物:珙桐,一种珍稀物种,花如白鸽;梧桐,又称“青桐”,盛夏开花,小而淡黄;而我们这里要说的,是泡桐,又称“白桐”“紫桐”,它的花朵硕大,状如风铃,小喇叭,淡紫颜色,香气浓郁,在树枝上成排成列,蔚为壮观。

高大乔木的花朵往往细小、素淡,少有香气,泡桐则是一个例外。若是在乡村野外,它往往独立村头、田头,仿佛这是座村庄、这块田地的“形象大使”;若是在都市之中,它往往低调地生长,却在不经意间把枝叶和繁花撑到五六层楼的高度。

据介绍,在南半球的巴西、南非等地,有一种高大的树木,名为蓝花楹,也开蓝紫色的繁花。我国云南、四川等地也有引种。我看过蓝花楹盛放时的图片,感到它的气质,堪与泡桐引为同道。

我们说说关于紫荆的诗歌吧。
唐朝诗人皮日休曾在《初夏即事寄鲁望》中写道:“夏景恬且旷,远人疾初平。黄鸟语方熟,紫荆阴正清。”原来,这份内心宁静,来自“紫荆阴正清”。

元稹和白居易,他们对于唱和这件事是乐此不疲的。元稹曾在《桐花》诗中写道:“胧月上山馆,紫桐垂好阴。可惜暗澹色,无人知此心。”白居易则在收到诗作后回复:“夜深作书毕,山月向西斜。

月下何所有,一树紫桐花。桐花半落时,复道正相思。殷勤书背后,兼寄桐花诗。”一树紫桐花,映衬着他们寂寥而相知的心情。

可以再读一首宋诗,来自宋朝僧人释行海:

初夏客怀
绿树成阴四月天,
紫桐花放石池边。
风光暗换人双鬓,
一别江南二十年。

宋诗的风格与意境,与唐诗已经截然不同。淡淡的语气,平实的字句,蕴含着“极简美学”的真谛,传递着从容平和的心境。两鬓斑白的诗人,看到小池一角绿树浓荫、紫花绽放的泡桐,不觉忆起久别的江南。

这是暮春初夏之梦,一个淡紫色的梦。

静安现代戏剧谷,不是一开始就叫“谷”的,在我专事戏剧采访的职业生涯之中,被人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现代戏剧谷的“谷”在哪里?

嗯,这个“谷”肯定不是山谷,上海地处平原,周边谈不上能形成“谷”的山连山。静安地处上海市中心,只有亿元楼连着亿元楼……戏剧,古往今来都是只有兼具金钱储备和文化情怀的大户人家才会全情投入制作,再与众人分享的艺术热情与欣赏乐趣。这个“谷”更像是戏剧大师罗伯特·威尔逊在上海上演过的话剧《惊奇的山谷》中提及的“当我们探索大脑的山峰和山谷,我们将抵达惊奇的山谷。”

来龙去脉,可以从我经年累月的采访报道中寻得清晰的成长轨迹——那也是静安现代戏剧谷的发展脉络。最初,不叫“谷”而是“大道”——“戏剧大道”。在我2004年10月22日的报道《5家单位共同发起,戏剧大道揭牌结成演出联盟》里提及,“由5家单位共同发起的‘戏剧大道演出联盟’昨天在上海戏剧学院举行了揭牌仪式……成员包括: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静安区文化局、徐汇区文化局和上海戏剧学院。”在此前召开的上海文化工作会议上,华山路戏剧大道列入了上海文化设施建设总体规

划。2009年5月21日《添诗意生活创戏剧品牌——上海现代戏剧谷昨热闹开幕》则宣告首届现代戏剧谷的开幕,当时就定位“现代音乐剧、都市话剧、现代歌舞剧、时尚戏曲等艺术形态,并以戏剧专项资金为引导,推出系列现代演出季”。2004年的“华山路戏剧大道”奠定了戏剧谷组织架构的雏形,如今,戏剧谷正是由静安区政府、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静安区文旅局承办。2005年启动的戏剧谷也描述了地理概念:“以华山路到南京西路为主轴,在枢纽地带形成了现代戏剧产业集聚区。”

在我2016年的报道《美琪大戏院昨晚开始试营业“戏剧大道”点亮“第一盏灯”》一文中,耗资8000万元左右修缮的美琪大戏院“为贯通江宁路戏剧大道点亮了第一盏灯”。到了这一年,专家经过考察发现剧场通常位于“主干道的支马路”,江宁路就是南京西路的支马路,从南京西路沿江宁路向北,就会先后途经美琪大戏院、当时正在为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亚洲版而改建的多层剧场亦即如今的“尚演谷”、艺海剧院——而

我姐姐吴复民生前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她196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新华社工作,直至今年元旦她进入医院,原本想住院治疗一段时日即可出院,因此在她的书桌上还铺着稿子……这么一算,她在新闻工作岗位上辛勤耕耘,整整工作了59年。她一生撰写发表了数千篇的稿子,还有大量内参,其中近一半是关于纺织行业的。上世纪70年代,为了解决老百姓的穿衣问题,姐姐几次写内参要求中央加快引进日本的化工技术,并对工厂设立在远离市区达70公里的金山湾,立下了汗马功劳。2016年11月7日,《新华每日电讯》在第一版刊发了一篇长文《百姓穿上便宜的的确凉,应给她记功》,讲述的就是这么一段不平凡的往事。说到纺织情缘,还让我想起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1959年,一个普通的年份。这一年我姐将从向明中学高三毕业。她是向明中学的一个高才生,从初一至高三,几乎门门考试都是5分。她不是一个天才学霸,完全是靠勤奋踏实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的父亲出身贫寒,他很小就失去了父母,从学徒开始,便带着两个妹妹闯荡上海。他没日没夜

地学习工作,自己的身体却累垮了,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幸亏1949年后,在肺科医院切掉了4根肋骨,割去了全部的左肺,活了下来。但有近十年时间,他不是在医院,便是在疗养院,全部病休工资只够自己开销。全家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

母亲当时担任上海手表厂负责生产的副厂长,是一个女强人,工作十分繁忙,从早到晚,家里很少见到她的身影。但是每逢休息天,她还是要拿出缝纫机,给孩子们缝补衣服。她十分喜欢大姐,每年都不忘给大姐缝一身新衣服。而大姐穿的鞋子都是外婆扎的鞋底,纳的鞋帮,最后请鞋匠缝上。因而大姐一年四季,只要不下雨,都穿着一根搭襻的布鞋,一直到她大学毕业跨进新华社大门,从未穿过皮鞋。

记得那一年4月初的一个夜晚,我们刚吃完晚饭,母亲就回来了。她神情肃然地对兄弟姐妹们说:别走,我有话要对大家说……说罢一手拉过大姐,将已经长得与她差不多高的大姐紧紧搂在了怀里:复民,妈妈对不起你……

“妈妈,你说什么?”大姐从母亲怀里挣了出来,她显然被吓着了,望着母亲,一脸惊愕……

母亲又搂着她的肩膀,停了好久,最后还是把话说了出来:我和你爸考虑了许久,实在没有办法,决定不让你去考大学了,高中毕业后,就到纺织厂去当工人……

“妈妈,为什么?为什么?”大姐急匆匆地地问着,眼泪夺眶而出。

母亲把最难说的话讲了出来,以后的话一下子顺了起来:你看看老二,明年要高中毕业了,别看他吊儿郎当,但绝对是个读书的料子,什么样的大学考不取?再有三老,母亲伸手指了指我,明年小学毕业,要读初中了。再有小四、小五,现在都在小学读书,就连最小的妹妹,明年也要上小学了……学

费、书费、杂费,还有日常的开销……她搂紧了大姐,将头轻轻地靠在了她的肩上:姆妈实在撑不下去了,想借你的肩头靠一下……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大姐轻轻地对母亲讲:姆妈,我想明白了,大学我不考了,毕业后就去当一名纺织女工吧……说罢,她到洗手间抹了把脸,便到自己的床上睡下了……第二天清晨,她又是第一个起来,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跑到五层楼的天台上,背诵起英文来……

谁也不曾料到,不过十来天的时间,整个事情发生了一个大反转。

母亲当时是上海卢湾区的人大代表,当时的向明中学校长也是区人大代表。由于大姐在向明中学读书,她们两位女代表碰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

几年以后,母亲是这样告诉我的:大姐不考大学这事定下以后,没几天,母亲便在人大的一次会议上碰到了向明中学校长。会议休息时,那校长把母亲拖到一边,劈头盖脸地骂了起来:老罗,你怎么

去摩洛哥旅行,卡萨布兰卡是绕不开,必定要去的城市,而“瑞克咖啡馆”则是卡萨布兰卡行程中不可缺少的景点。

好莱坞拍摄于1942年的二战题材影片《北非谍影》(又名《卡萨布兰卡》)是一部经典影片。“二战”期间,欧洲反战人士为了逃避纳粹魔爪,取道卡萨布兰卡逃往美国。美国人瑞克·布莱恩(亨弗莱·鲍嘉饰)在卡萨布兰卡开了家咖啡馆。在这里,他遇到了过去的情人伊尔莎(英格丽·褒曼饰)。此时,伊尔莎已经成为地下抵抗组织领导人的妻子。为了逃离卡萨布兰卡,伊尔莎求助于瑞克。瑞克在知晓了曾经的误会真相后,毅然拿出仅有的2张通行证,成全伊尔莎和丈夫逃出了卡萨布兰卡。电影上映后,大获成功,一举获得了第十六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电影剧本三个大奖。电影中瑞克的一段台词“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市,城市里有那么多的酒馆,她偏偏走进我的”,后来成为经典名句。

美国前驻摩洛哥大使馆参赞夫人是

这三家剧院都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经营管理,更便于错位发展且形成合力,同时又可以带动周边餐饮、娱乐和艺术教育等。“现代戏剧谷”的灯箱就此挂上美琪大戏院。

就像电视剧《上海滩》让人误以为有一个地名为“上海滩”;也总有人觉得“戏剧谷”也是个地名。思来想去,静安区文旅局近几年曾经把静安800秀和静安区文化馆先后命名为“戏剧谷大本营”。前者在常德路,后者在乌鲁木齐路,也都属闹市区,确实也时常上演街头戏剧,成为戏剧人在剧场之外,常来常住之地。最新消息,静安区在4月3日透露了启动投资逾5亿元的“巨富国潮文化馆项目”——这总面积3260平方米,依然位于巨鹿路富民路口的地块,将成为静安现代戏剧谷标识地、戏剧人打卡地、市民公共文化集聚地。

戏剧谷终于从“戏剧大道”成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有具体地址的地名,让艺术家的梦想有落实之地;不过,我们依然希望它葆有“当我们探索大脑的山峰和山谷之际,能抵达惊奇的山谷”。

“谷”是一个盆地、洼地的意思,也有集聚的意味,跟静安位于上海中心城区也有形似。

我与静安现代戏剧谷
责编:殷健灵

一位老记者的纺织情缘

吴基民

妈,我想明白了,大学我不考了,毕业后就去当一名纺织女工吧……说罢,她到洗手间抹了把脸,便到自己的床上睡下了……第二天清晨,她又是第一个起来,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跑到五层楼的天台上,背诵起英文来……

谁也不曾料到,不过十来天的时间,整个事情发生了一个大反转。

母亲当时是上海卢湾区的人大代表,当时的向明中学校长也是区人大代表。由于大姐在向明中学读书,她们两位女代表碰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

几年以后,母亲是这样告诉我的:大姐不考大学这事定下以后,没几天,母亲便在人大的一次会议上碰到了向明中学校长。会议休息时,那校长把母亲拖到一边,劈头盖脸地骂了起来:老罗,你怎么

去摩洛哥旅行,卡萨布兰卡是绕不开,必定要去的城市,而“瑞克咖啡馆”则是卡萨布兰卡行程中不可缺少的景点。

好莱坞拍摄于1942年的二战题材影片《北非谍影》(又名《卡萨布兰卡》)是一部经典影片。“二战”期间,欧洲反战人士为了逃避纳粹魔爪,取道卡萨布兰卡逃往美国。美国人瑞克·布莱恩(亨弗莱·鲍嘉饰)在卡萨布兰卡开了家咖啡馆。在这里,他遇到了过去的情人伊尔莎(英格丽·褒曼饰)。此时,伊尔莎已经成为地下抵抗组织领导人的妻子。为了逃离卡萨布兰卡,伊尔莎求助于瑞克。瑞克在知晓了曾经的误会真相后,毅然拿出仅有的2张通行证,成全伊尔莎和丈夫逃出了卡萨布兰卡。电影上映后,大获成功,一举获得了第十六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电影剧本三个大奖。电影中瑞克的一段台词“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市,城市里有那么多的酒馆,她偏偏走进我的”,后来成为经典名句。

美国前驻摩洛哥大使馆参赞夫人是

想的?怎么会定下来这么一个愚蠢的决定!不让吴复民考大学了?你知道你女儿有多优秀吗?我们当女人做母亲的,哪一个不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要牺牲自己的一生!况且,你的女儿是这么地出色,这么地要读书……如果你实在困难,复民大学5年的学杂费我包了。

母亲沉默了。一连几天回到家里,什么话不说,就躺下休息了。她生性好强,决不会让别人替自己的女儿付学杂费,终于,也是在这这么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她把大姐叫到自己身边问:复民,我决定了,这次高考,你还是去考吧!好好复习,好好考,不要辜负了校长、老师和父母的一片苦心……

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大姐喜出望外,比以前更加努力了。7月高考,她以优异的成绩,如愿以偿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母亲是深爱着自己的大女儿的,入学的那一天,母亲摘下戴在自己手上好几年,也就是由她领导、上海手表厂第一批生产的一枚上海牌手表,送给了大姐。

大姐终于毕业了,她

个电影迷,她从影片风靡全球和卡萨布兰卡走红看到了商机。于是,在卡萨布兰卡选址开了家“瑞克咖啡馆”,复制了影片中咖啡馆场景,悬挂当年电影海报和明星照片,播放电影插曲,一时间搞得风生水起,成为影迷们向往的地方。

去北非摩洛哥、突尼斯旅行,行程中“瑞克咖啡馆”作为景点,只是安排外观,入内用餐是自费项目,每人58美元。导游在征求大家意见时,我不假思索就上了名。

眼下,“瑞克咖啡馆”晚上营业时间分为2个时段,分别是17时30分、21时30分。旅行社客人必须先预约,且只供应三道式西餐,临时动兴去,店方是不予接待的。旅行社帮我们预约的是21时30分那一场。当我们赶到“瑞克咖啡馆”时,门口已经围满了等候进场的顾客。咖啡馆楼高二层,乳白色的墙体在“瑞克咖啡馆”霓虹灯店招牌映下,如同少女般妩媚、典雅,楚楚动人。走进门内,左边有一旋转扶梯通往楼上,右边安放一张圆桌,靠墙壁炉上置放着绿色植物。店堂如阿拉伯建筑风格,立柱拱门,洁白的墙壁,底楼像一中庭,直通二楼天花板,地上是几何图形黑白相间的地砖,一只巨大的吊灯悬挂中间。二楼回廊格局,没有窗户,坐在栏杆边桌子前,楼下情景一目了然。咖啡馆内桌、椅都是黑颜色的,台布和椅子坐垫的颜色则是墨绿色,每张桌子上摆放着一只台灯,金色的底座,红色的灯罩四周流苏下面挂着一颗颗珠子。底楼一角是乐池,一架钢琴,一把大提琴,一个架子鼓,三个乐手演奏的是爵士乐。其中那个钢琴师自始至终低着头,专心致志地弹着琴,完全没有影片中人钢琴师夸张、诙谐的表情。

一部文艺作品捧红一个城市,造就一个“网红景点”绝非个例。“罗密欧与朱丽叶幽会阳台”让意大利小城维罗纳名声鹊起,蜂拥而至的游客使朱丽叶故居人满为患。在我国同样有一个十分经典的例子,湘西王村因为拍摄了电影《芙蓉镇》而闻名天下,更更名为“芙蓉镇”。米豆腐是湘西有名小吃,镇上卖米豆腐的店铺难以计数,唯有113号刘晓庆米豆腐店生意最好。究其原因,影片《芙蓉镇》中女主角刘晓庆的米豆腐店就取景这里,如今,成为“网红打卡”处也就不奇怪了。

穿着搭襻布鞋走进了南京西路上的新华社的大门。第一年的实习期,工资为48元5角,她留下8元5角,把40元给了亲爱的妈妈……

2018年10月12日,我姐在《新华社每日电讯》刊发的一篇长文《上海如何从改革“后卫”变“前锋”——新华社记者上海改革亲历记》中回忆道:刚入社时,她被分配到经济组,她就提出要到上海最大的棉纺厂——国棉十七厂去实习。她像一个刚入厂的学徒工,住在工厂宿舍里,三班倒,整整有三个月的时间,初步掌握了一个纺织女工应有的技能……也许她就是以这样的行动告诉母亲,当初你要我当一名纺织女工的愿望,我也实现了。

2021年5月1日,年已80岁的姐姐突然提出要给父母扫墓。她在弟妹和自己女儿的搀扶下爬了近百级台阶来到母亲墓前摸着母亲的照片,喃喃而泪泪流满面,她说了一些什么,无人知晓。但1959年发生的那一幕,已永远定格在晚辈的心中……

